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典藏本

[美]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著
John Bryan Star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曹志为 王晴波 译



013065330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A841.63
02(T)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典藏本

[美]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著

John Bryan Star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曹志为 王晴波 译

·北京·



A841.63
02(T)



北航

C167435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典藏本/（美）斯塔尔著；曹志为，王晴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萧延中主编）

ISBN 978-7-300-17638-3

I. ①毛… II. ①斯… ②曹… ③王…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政治哲学
IV. ①A8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968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典藏本

[美]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著

曹志为 王晴波 译

Mao Zedong de Zhengzhi Zhe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插页 3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7 000	定 价	65.00 元



北航

C1674359

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冷 溶 逢先知 龚育之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忠杰 李君如 章百家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牛大勇	冯筱才	朱学勤	任剑涛
许纪霖	杜 蒲	李向前	杨奎松	宋新宁
沈志华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韩 钢	景跃进	程 农	

出版说明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颇富个性的诗人。鉴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鉴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之“现代性”和比较政治学的宏观视角上，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毛泽东研究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这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首先旨在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同时也期望为人们进一步审视和反思 20 世纪人类的“现代性”过程，提供一个侧面的资料支持。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合作的科研出版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诸位专家，为本译丛的持续和拓展做出了大量建设性的贡献。秉承学术研究的基础准则，我们注意精选那些经过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影响，持论公允、论说严谨的研究著述。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论证的学术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作者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专家，他们慷慨允诺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是促成此一国际学术交流盛事的基础要素。国内各位权威专家慨然允诺担任译丛的顾问，是对我们译介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审读专家们对选题和译文所提出的多方面的修改意见，也是译丛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译丛翻译出版的专家、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敬意和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均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核校；凡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以及特定条件的局限所带来的问题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编委会

2013年8月

中文版序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翻译推介,《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将要与中文读者见面了,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主编萧延中先生邀请我谈谈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毛泽东的政治哲学这样的研究课题,并希望我能对本书出版20多年以来自己的观点是否有新变化做些评论。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学生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尤其是这样。当我在1965年秋天进入该校研究生院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当我开始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则开始逐渐展露。作为一名研读政治理论的学生,我意识到自己被中国这场正在进行且势不可挡之运动背后的思想所强烈吸引,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读研究生的初期,我读了南斯拉夫政治家兼政治思想家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该书于1957年在西方出版。吉拉斯在该书中指出,共产党当权者可能会被其拥有的权力、享受的权威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特权所腐蚀。正如戴尔博戈(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所说:假如你愿意,也可把此书看作是对阿克顿勋爵“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之名言的详尽阐述。然而,当吉拉斯指出这种腐化的结果是以在社会中创造一个“新阶级”为其形式的时候,他就已在不同的方向上理解阿克顿勋

爵的思想了。吉拉斯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当时所提倡的前卫主张遥相呼应。与吉拉斯相同的是，毛泽东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很可能会孳生出一个新阶级；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新阶级发挥着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同样的功能，而且，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也的确正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与吉拉斯的主张不同，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发动（或者是再发动）一场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当把毛泽东如何思考这一主题与托洛茨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断革命论”相比较时，我感到十分惊奇，我开始尝试着理解毛泽东在中国解放后的思想与他指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思考成为我学位论文的主题。

与此同时，在中国，一大批声称是从未出版的毛泽东所写文件及其片断的新材料，出现在红卫兵的中文出版物中。筛选和解读这些新材料的结果，使我原计划一两年的研究工作扩展为13年。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这本《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本书的结论并不乐观。20多年后再回首，实在地说，我还是会再次重申和强调这一论断。事实上，毛泽东将自己带入了一个理论困境。他早年来源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社会阶级学说的观念有极为牢固的基础，但他后来依赖“人民”概念，并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显著群体。这样就使一个人的政治观念取代了其经济生活，成为决定他（她）是“人民之成员”还是“人民之敌人”的标准。而在观点上何为“正确”又何为“错误”的最终裁决者，则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临近的时候，毛泽东恢复了阶级标签的使用，然而他却保留了是由其观念正确与否而不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用“大乱达到大治”来描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而没有毛泽东，这场先乱后治的革命本来就不会发生。事实上，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没有政治理论家就将失去政治功能的政治理论。

6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这一谜团使一些人相信某些人的看法（或者他们当时持这种看法）：毛泽东具有前卫特征的“政治理论”，除了要使其借助中国青年人的力量帮助他从一些人手中夺回权力的行为合理化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些人曾使他大权旁落。用毛泽东当时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些人使他“像个死了的活祖宗”。

现在，我认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不仅仅只是纯粹使其夺权合理化的理论，我更愿意将他的观点看成是一种具有逻辑缺陷的政治哲学，当这种理论运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时，就给他的同事们和他的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曹志为先生和王晴波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翻译和校译此书的出色表现，在此我致以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作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主编的石仲泉先生和萧延中先生，是他们将本书纳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这套译丛之中。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于美国新迦南

2004年11月15日

译者的话

美国学者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所著《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中译本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学术著作。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文版序”中所言，他前后花费了13年时间，围绕这一专题从翻译、整理原始文献入手，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书作为斯塔尔教授多年心血的结晶，具有较完整的体系特征，对我们国内有关研究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斯塔尔教授早年就读于美国达特默斯学院，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硕士学位，1971年又在该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享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奖学金，赴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此后他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期曾多次在耶鲁大学从事兼职教学和科研活动，并于1976年兼任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斯塔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

斯塔尔教授专攻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哲学研究方面有一定建树。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等。这些著作大多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作者

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而于1979年问世的著作《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则是作者这一时期整体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被列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名著之一。其中由他主持编译的《毛泽东解放后著作：传记与索引》，也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塔尔教授又出版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和《理解中国：中国经济、历史与政治文化指南》，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斯塔尔教授进行这项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想就此来理解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尽管“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观念中不能说是无源之水，但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毕竟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促成这种质变的关键因素则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越来越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判断，正是基于这种错觉，毛泽东才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继续革命理论”，并把以往在各个方面提出并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许多观点以扭曲的形式纳入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事实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恰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斯塔尔教授从事此项研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之中。那时，毛泽东本人确曾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很高的评价，这不会不对作者的思路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本书出版时，我们党也才刚刚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念，并把它同“继续革命理论”严格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着重于思想史研究，初步梳理出了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发展脉络，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有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虽已被彻底否定，但其潜在的影响并未被彻底肃清，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对“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有助于认真总结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失误的教训，而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继续革命理论”严格区分，这在当前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总之，在我们看

来，本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通过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全面考察而理解了“继续革命理论”，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考察本身包含着某些可供国内学术界参考的见解和方法。

当然也应看到，作者对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把握也体现出若干有意义的见解，如对毛泽东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作者没有提出全面否定性批评，而是指出，这种政治参与的模式对于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仍是一种可供深入思考的政治发展理路，起码毛泽东本人的初衷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而在总体的理论方向上，正如作者最近指出的，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最终裁决者，从而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困境，“事实上，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没有政治理论家就将失去政治功能的政治理论”。这些观点与我们党对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实践的评价，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作者对毛泽东政治理论的研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的体系和模式为参照体系的，他观察问题的视角、研究问题的思路都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在本书中，作者试图从九个层次不同但又相互联结的方面把握和分析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虽然这九个方面未必能够涵盖毛泽东政治理论的全部内容，其划分也不一定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具体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也应看到，作者在这种框架下进行的具体分析确实比较广泛地涉及了毛泽东政治理论的各个主要方面，而且这种模式本身也有其独到新颖之处，为人们提供了从另一种角度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某些方面的可能性。这有益于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的每一个重要观点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提出来的，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因此，如果离开了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深刻把握这些观点的真实内涵。本书是按论题的逻辑关系安排结构的，这便于读者在理论上把握各个概念、命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但缺陷是，

由于作者不可能以足够的篇幅揭示这些概念和命题产生的历史动因，结果他难以对它们做出更加符合真实历史脉络的透彻分析。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这种难以两全的缺憾，他说：“脱离实践内容来探讨他理论上的结论，就有某种不合理性。历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也许更接近于他关于理论与实践必然联系观点的本意。”不过，作者为了在本书中尽可能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力求把毛泽东的有关思想看作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东西，并试图描述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为了探讨毛泽东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的地位 and 与当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关系，在一种比较宽广的背景下揭示其真谛，作者大量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在纵向上考察了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在有关问题上的联系和区别，并且追溯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在横向上则把毛泽东同韦伯、萨特等当代西方学术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比较。从总的趋势来看，正确地进行比较研究其本意体现了将毛泽东政治哲学置入人类思想重要遗产的体系之中的努力，这无疑是在促进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工作深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者在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我们在译编过程中还是感到，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论述基本上是以对毛泽东有关著述的研究为基础的。在研究中，作者收集并使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特别是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有关著作和讲话文稿，这也是本书在学术上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重要原因所在。在20多年前，作者使用的没有公开正式版本的文献，多是经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在国外辗转流传的，并不一定都真实和准确。在译编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根据现在已公开发表的历史文献，核对查证作者使用的文献，而对若干未全部找到可靠根据的引文，我们则保留作者原文的面貌。对于书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言论，凡有国内中文正式版本的，我们均注出了中文版本的出处；对于没有公开版本的引文，均保留了英文版本所注的出处。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曹志为翻译了本书的前言和第3、4、7、8、9章，王晴波翻译

了第1、2、5、6章。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组张宁、武市红、耿素芬等同志编校的基础上，本书此次公开出版，由“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进行了重新校订。杨彬翻译了作者新版“中文版序”，核对了全部英文引文的出处和索引。赵薇核对了全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版本出处。

前 言

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1]

ix

毛泽东漫长而又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时过境迁，现在，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认识他的一生，认识从其生涯中产生并指导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可能。就像他自己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提及的，或许只有通过回顾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态或模式。本书试图以我们现有的对毛泽东全部著作的研究为基础，历史地理解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作为一位革命活动家，毛泽东的一生跨越了近现代中国近60年的历史。他不仅是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思想家。在这60年间，他频繁地写作，不停地演说。本书首先假设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从中形成的政治哲学的独创性或适用性的历史地位，不再对其真理性提出问题，然后在假设这些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历史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

所以，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捍卫毛泽东的思想。诚然，尽管我不时提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二手重要文献，但我并没有企望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同那些论述这些思想的卷帙浩繁且数量还在激增的解释性文献相提并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部过分冗长且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的著作。在本书中，详尽阐述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

2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x 来源也不是我的目的。尽管我承认，我对这一难题颇感兴趣，但我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和政治理论，而不是思想史，所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的思索，只能作为个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至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毛泽东同其前辈的关系（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这一相关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听从那些比我更看重这一问题的人的意见。我想，毋庸置疑，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从事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理解出发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框架内工作的。在这里，我试图并行地陈述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前辈与毛泽东本人的观点，以便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因为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成功地表明，无论如何，正像他一生所展示的那样，毛泽东日益敏锐地认识到他所从事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合乎正统或不合乎正统的修正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在政治基础层面上才能最终得以解答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本人确实关心过这一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因而，我希望阐明他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看法。但是，相对于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前辈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统或非正统性、独创性或派生性的问题，另外提出一种外在的判断并不是我的目的。

最后，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这本书都不应被视为传记著作。尽管要谈论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演变而不时常提及其中的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试图将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我认为是影响那些转变的事件联系起来，但我并未打算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同他的政治传记结合起来。相反，我在这里的意图是通过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及演变去阐明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选择的这一方面，即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继续革命理论看作是他的理论活动的顶峰；其次，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方面的阐述，涉及对这一理论得以确立并从中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命题、概念和思想的广泛研究，从而提供一种对毛泽东政治哲学全方位考察的视角。我决定通过探讨九个相互联系的论题来研究毛泽东这一方面的思想；采取论题的形式

xi